

· 王鳴中 ·

新竹空軍基地 通航資中隊輔導長

我離開總部勤務隊之後，就到空軍作戰司令部底下的戰術管制聯隊政戰部報到，開始我為期三年多的參謀生涯。第一次當參謀難免手忙腳亂，甚至於電腦都不太會操作，當然中間因為業務熟捻了、時間變多了，就想

下班後去讀書，本來想去補習班打工的，後來學長介紹我去讀研究所在職專班，所以我當參謀時，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在上課，後來又去讀政戰學校正規班，正規班結訓後，算著算著該升少校囉！

很不幸的當時適逢「精進案」推得如火如荼，「遇缺不補」、「編現合一」搞得人心惶惶，別說佔高缺了，誰知道位置會不會被繳掉，所以我並沒有準時晉升，心中難免不是滋味。政戰的經管就是這樣，要升少校除了有正規班的學歷之外，還要通過總部的本職學能測驗，除了測驗各項準則外，還要跑三千公尺，合格了才能進入候選名單。

記得那次我參加測驗時，還在正規班，特地請假回來考試，雖然合格了，可是缺都已經補滿，只能再回單

位繼續等待。不過，我運氣不錯，在戰管聯隊遇到的歷任政戰主任、副主任都對我很好，都勸我稍安勿躁，慢慢等才會有好位置。

等久了總是會抱怨，有一天我又在辦公室發牢騷，剛好馮主任經過，聽到我在抱怨，他就拍著胸脯說：「我幫你，要去哪個位置？」我心中一喜說：「真的嗎？」我還以為他要去總部幫我疏通一下，他老人家接著說：「我幫你寫黑函，告倒一個你就可以去上任啦！」又被他呼嚕了！

馮主任是個非常幽默風趣的長官，常常講一些「幹話」，算了！早已習慣了，反正他也無法更改國防部的政策，只是嘴砲一下，讓大家輕鬆一點而已，沒多久他就調職了。馮主任跟我的交情非常好，我結婚時還請他當介紹人，這要另外寫一篇專門來講，只是他已經於去年去世，現在在天上玩耍，馮主任好久沒喝了，乾杯！

後來換了趙主任，主任是個外冷內熱的人，外表非常嚴肅，我開始有點害怕，但其實心地非常善良。不久副主任也換了，他們都非常器重我，

叫我去管眷村，更讓我加深想要逃走的決心，因為眷村不好管，有的要拆遷、有的要丈量，違占建戶還要去拆人家的房子，那人家還不跟你拼命啊！所以不好弄，心情更是鬱卒。

戰管聯隊是九月一日隊慶，我又開始準備隊慶的活動，因為我們是跟空作部同駐營區，有一天空作部政戰綜合組的李組長對我賊賊的笑說：「你要派營輔導長了！」

其實我心裡有數，因為這半年共退了近三十個學長，職缺忽然多起來了，我就問：「組長我派哪裡？」組長說：「警十一營，花蓮」。

空軍政戰營輔導長第一次派職國防警部是正常的，只是當年年底警衛營就要移編給憲兵了，防砲也好啊！難道空軍不要我了嗎？當我正在沮喪的時候，李組長接著說：「騙你的啦！你去新竹的二通中，好好去謝謝你們趙主任吧！」當下心情真是雀躍，不但不用去防警部，還是去通航中隊，這種二線中隊通常是資深學長去的，想不到居然輪得到我，非常感謝主任、副主任的力挺，何況新竹離臺北也不遠，算是很好的位置了。

既然知道位置了，總要打聽一下單位如何，就打電話給在新竹基地服務的我的徒弟余上尉，他說單位已經

八個月沒有輔導長了，還好有一個政戰官在代理，他說你也很熟，我問是誰？他笑著說是以前你們連上體育系的學弟黃上尉，他還是很怕你欸！怕我？

後來才想起來，原來當年我四年級時擔任實習連長，他是一年級的新生，表現不太好，常被處分。那時我們連要選「莒光連隊」，有一天要全連大掃除，就看到他換了便服要去轉診。我看了就火大，都忙成一團了，你還要外出！晚上就開一間空寢室把他好好的「教育」了一番，自此在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烙印。現在，我要去當他的輔導長了，不知道他有什麼想法？

剛好生效日期是九月一日，與隊慶同一天，就請我們主任致電通航資聯隊的政戰主任，說我晚一天報到。結果當天有颱風警報，我們的隊慶活動就精簡了只剩慶祝大會及隊慶餐會，快到中午時，已經宣布下午停止上班上課了。通航資聯隊主任直接打電話給我，叫我下午四點前去單位報到，跟官兵一起防颱。我聽了之後立刻向長官報告，就趕快收拾行李，買一些生活日用品，開著我的小白就上路了。

可是我不知道新竹基地在哪裡啊

？就打電話給政戰官黃上尉，他說：「學長你下新竹、莒林交流道向右轉、靠邊停，我去帶路」，結果我一下交流道右轉，竟然是新竹縣政府。

沒多久他開車來了，下車、跑步、靠腿、敬禮完全是標準動作，看得出來他非常緊張，當初真是害人不淺，然後就跟著他進入了空軍新竹基地，開始了我喜歡的部隊生活。

我們單位的全名是「空軍第二通信航管資訊中隊」，隸屬於空軍作戰司令部底下的空軍通航資聯隊，所以我們在新竹基地算是配列屬單位，也就是我們為基地提供有線電、無線電、航行管制、總機、資訊設備維護、機房管理等服務，編制有中隊部、駕駛班以及通信、航管、電子及維護四個分隊，分隊長都是少校，各分隊都有通信官、電子官及航管官，全隊人員百來個，以士官為主，兵沒有幾個；另外還有一批聘雇人員，在各分隊負責各項勤務。

到隊之後，首先晉見隊長，隊長是一位資深的學長，又是大我十二期，跟在勤務隊的林隊長一樣，對於我來也非常歡迎，畢竟已經缺了八個月的輔導長。本來要去各隊走走認識一下大家的，可是下午停班停課，人都跑光了，我就整理自己的寢室，黃上

尉自然在旁幫忙。後來我觀察他對其他人都很輕鬆自在，在隊長面前甚至有點沒大沒小，看到我就很拘謹，其實我回部隊心情出奇的好，看他這樣我也不舒服，忽然他看著我似乎有話要說。

「學長，余上尉通知我，你來接我們隊輔導長時，我一直跟他說有些玩笑不能亂開，確定之後，我每天就在隊部前抽悶菸，往日的歡笑也不見了，隊上的人還很關心我，政戰官你有心事嗎？我說你們不懂啦！」我想有那麼嚴重嗎？這麼多年了。他很盡職的跟我講隊上的情形，到了晚上他幫我張羅晚餐，忙進忙出的，吃完飯正無聊的時候，他帶了一瓶約翰走路來我的寢室，我們邊喝邊聊，他娓娓道出這十年的心裡疙瘩。後來分發到空軍也不敢跟我相認，我說那是過去不懂事，造成你這麼大的傷害，我也很不好意思。沒關係，今後我們學長、學弟好好合作，你也別擔心，我的脾氣早就被磨得沒有了。他一聽，眼神閃過一絲笑意，就說那學長酒留在你這兒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說這麼晚你還要回家？他說學長時間到了，我跟網友約好要一起攻城，他就跑了，留下滿臉錯愕的我。

（未完待續）